景宋本禮記正義

五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

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傜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旣嫌他不死欲自爲

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旣言矣旣巳也去我則巳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爲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爲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爲不殤也 注郎魯至是也 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爲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爲一也 注禺人至務人 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爲逐季氏公曰務人爲此禍務人即公爲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 注重皆當爲童 正義曰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爲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爲童也 注見其至斂葬 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

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爲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爲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無君事主於孝 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壠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是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之斃一人韔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

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工尹至人聲 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棄疾楚公子棄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子後立爲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爲陳棄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棄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棄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棄疾追之者以棄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爲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棄疾追吳師復

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
謂陳棄疾餘本有作陵棄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
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　子手弓而可手弓者棄疾謂
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
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
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
則此分句爲異解義亦别言手弓者令其彀弓　而射之末
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　注朝燕至中央
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
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
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
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
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
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
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

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閒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

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　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　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諸侯請含　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使之襲　非也襲賊者之事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　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　荆人曰必請襲　欲使襄公衣之　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強之　欲尊康王　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注 在魯至言之 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荊者楚屬荊故荊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於上

滕成公之喪 魯昭三年 使子叔敬叔弔進書 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 子服惠伯爲介 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 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 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懿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 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 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 遂

入惠伯強之乃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叔至弓也　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爲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　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爲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　及郊至公事　敬叔爲使惠伯爲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爲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己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入　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

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
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爲防備
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己故難之引春
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
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 注政君至叔父 正義曰
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
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
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撿勘世本敬叔
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
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敬叔呼懿伯爲五從祖
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
懿伯爲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
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
宮象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

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兊梁即殖也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

注 肆陳至拘也 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恊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

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干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䵣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槫幬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槫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槫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為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

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

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　疏　正義曰此

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屈肂見衽　論諫哀公

不得學僭禮之事　頗柳至學焉　頗柳以有若對非其

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

輴車轅爲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

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爲椁設

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

有輴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爲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

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

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　注　畫轅至以椁　正義曰

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爲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寬廣無

似龍形唯轅與龍爲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鼓塗龍

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邊

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爲題湊爲四阿椁制而塗之

注輴不畫龍　正義曰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　注三臣至見衽　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唯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爲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毋哀公之妾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爲

妾著服非禮之事 注 妾之貴者爲之緦耳　正義曰天
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爲妾著
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
人以妻我者　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
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
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

季子皋

葬其妻犯人之禾 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 **申**

祥以告曰請庚之 申祥子張子庚償也 **子皋曰孟氏**

不以是罪予 時僭侈 **朋友不以是棄予** 言非

大故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

繼也 恃寵虐民非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季子至成宰　正義

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皐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爲成宰者下文云子皐爲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皐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子皐至繼也　子皐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大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 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以其恩輕也違去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

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禄之是先位定而後禄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　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爲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巳君爲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禄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禄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　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巳有禄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禄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禄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巳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巳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説

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䟽可同名

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

䟽 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虫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　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　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弁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爲神諱

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爲始也 注謂不至辭也　正義曰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内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内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 注故謂至同名　正義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

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至湯多世不啻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唯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爲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爲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　自寢至庫門　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皐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也若凡諸侯則皐應路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

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稱舉至其側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櫜韔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袒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韔皆以櫜爲韜弓此注爲甲衣者以下有韔文韔既是弓衣故以櫜爲甲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

三日哭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注**火人至三年　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

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　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言子之哭也一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　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荅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　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

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喪不慮居謂賣全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

無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　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　對曰至民敬　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爲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 注 墟毁滅無後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

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爲無後也【注】會謂至疑之　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盟誓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爲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

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怨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

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季子至是也 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晋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吴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 注以生恕死 正

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 注 亦節至尺所 正義曰以上歛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壙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 既封至之也 既封壙巳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傷離訣

之意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玒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

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潜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録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 其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 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 無所不

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 注 君行至天子 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玉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 注 易謂至拒之 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爲臣禮易既爲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爲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

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　注言我至不妄　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王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　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　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

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　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内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

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餓者狂狷之事　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呼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

怒而逐去黜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廻而食曾子嫌其狂猾故爲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

人復處之豬都也
南方謂都爲豬

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　曰寡至無赦　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　注諸臣至無赦　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宮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弒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弒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

父之人異義衛輙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令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

注豬都至為豬　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　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　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心譏

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　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　晉大夫發焉老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　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　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　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　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

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　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京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　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　注晉卿至為原　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尚觀於九原又爾

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京非之勲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 葬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 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更莊飾 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 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 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 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 卿大至遠矣 二子既入涉至內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

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私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

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宋以至喜也

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栢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爲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爲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爲術之五世孫也

殆不可伐也 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說與上共同生死若有人

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爲疑辭也　詩云至當之　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爲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　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巳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過之微弱之至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皐門也

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故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 注 時子至而反 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弒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不入可知也 注 麻猶至卒哭 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

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巳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揔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巳乎巳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

毋失其爲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爲歌曰貍首之斑然者言斵椁材文采似貍之首　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爲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旣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爲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旣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爲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

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爲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爲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來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爲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肹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大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

足稱也弁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爲狐射姑所殺没終也植或爲特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夂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妥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吶吶舒小貌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

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

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絜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叔譽至名肸 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爲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 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内而誰最賢可以與歸 文子至稱也 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 注 并猶至爲特 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爲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植謂剛

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郤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　見利至稱也　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　注　謂夊至利是　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夊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　利其至其友　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

於已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内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　文子至其口　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於口謂言語卑下也　注鄉射至侯中　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爲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爲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　注舉之至鍵也　正義曰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揔號案月

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鑠之內者俗謂之鑠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　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　死不屬其子焉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爲霸主揔領諸侯武爲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

叔仲皮學子柳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

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　衣當爲齊壞字也繆讀爲木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

叔仲衍以告　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

請總衰而環絰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

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

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衍荅子柳

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

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婦人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經服其舅非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　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爲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爲絰　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爲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荅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　謂如此繐衰環

經　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繐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繐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經 注 叔仲至之族　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 注 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爲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爲木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木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樛耳云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爲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爲士妻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 注 衍蓋皮之弟　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爲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繐衰至服之　正義曰知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

一股所謂纚經也纚而不摎是環經不摎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繐衰爲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注 婦以至舅非 正義曰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繐衰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

爲兄制服者也　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皐其性至孝來爲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己故懼之遂制衰服也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爲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　范則冠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　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　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我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尩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尩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

訴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慼於旱若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　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巳疏乎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巳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　注春秋至曰覡　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爲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　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慼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慼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

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内而爲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 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　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　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王制第五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録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禄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禄爵爲重其食禄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揔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

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衮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爲職亦得管天下爲官矣禄者穀也故鄭注司禄云禄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禄援神契云禄者録也白虎通云禄者録也上以收録接下下以名録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禄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禄並禄在爵後此禄在爵前者禄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禄又云君十卿禄並先言禄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爲試功之禄故在爵前案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禄下云君十

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義疑也　公者案元命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　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　子者奉恩宣德　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　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唯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爲大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

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揔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爲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是也　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　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揔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　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　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

元士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

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
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
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
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羣臣不主爲治民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論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内公
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 注 象日至元士 正義
曰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
大亦取晷同也者案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
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
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
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
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
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
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
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 注 皆象至治民 正義曰
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應列宿

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案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爲善也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

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知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案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案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

休不同故鄭云䢵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䢵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䢵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䢵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䢵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䢵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案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䢵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䢵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絶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勳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

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故也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案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

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

大夫祿君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爲糞　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則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唯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

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唯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案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

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案廪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内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

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

注此班祿尊卑之差　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

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

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

注此諸至上耳　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又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　其有至三分　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

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注 謂其至爲微

正義曰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是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内各分爲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爲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内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

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

一附庸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地也 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 注 建立至地也 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

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
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
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
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
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
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
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
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
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
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
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
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旣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
領禁民取物民旣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
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是也定本云不得
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
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夥制也者以夏

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
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
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内鄭注云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
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
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五百
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内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
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
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
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
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唯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
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
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
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
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

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
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
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
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
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
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
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
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
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
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
也者以其上唯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
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
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
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
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
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

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内揔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唯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

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爲班

疏 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

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
者今此特云縣内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
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
内今此畿内唯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内稱縣當
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
知於時縣内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
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
同也　名山大澤不以朌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
故云不以封畿内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
朌所以不朌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
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
士以爲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
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
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
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
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

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肦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 注詩殷至謀焉

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邦稱畿也

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旣有正田今身旣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

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不與不在數中
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
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
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
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
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
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
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
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
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
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爲畿
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疏】正義曰此一節摠
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明殷之畿內畿外
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
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數此經摠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 注春秋至而聞 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荅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别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

云無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者案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唯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

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竒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竒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揔爲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竒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内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逹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内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荅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禄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荅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不封之地何有同積碁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末遭洪

水之前帝德寬遠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内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案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

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唯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

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
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
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
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内云此
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
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
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
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
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
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
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
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
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
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
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

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易下繫云二君一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

天子百

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内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注謂此至衣食

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敎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

否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屬連至曰牧 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

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旣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荅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陜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旣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

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爲牧則郡亦當然郡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唯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 注 周禮至主之 正義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 服治田出穀稅 千里之外曰采 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 曰流 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服治田出穀稅 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 注 九州至穀稅 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𣪠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唯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 曰流 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𣪠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天子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此夏制也明堂

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 注 此夏至數也 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

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　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

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眂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下文備也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

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唯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

注 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正義曰鄭又爲一說畿内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内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使佐方伯領諸侯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 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

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 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禄如諸侯不得世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内食采邑諸侯得禄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内則夏法也言諸侯禄者得采國爲禄而不繼世故云禄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禄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揔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

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唯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唯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外諸侯嗣也 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

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公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愼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絶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　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　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 **注** 卷俗至之服

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袞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袞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袞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袞云　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爲王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案有虞氏望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

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袞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袞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案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爲天色云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大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

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案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

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案周禮有
六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
雞彝鳥斝黃必爲虎蜼者案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
斝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
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
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巳飾於尊但舜時
巳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毨晃故知
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毨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
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絜白生養黼謂斧也取
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巳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
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
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案皐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
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
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
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
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

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袞冕而下則袞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袞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爲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

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鷩衣毳衣皆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故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服華故祭先王以絺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爲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

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
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
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
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
韋弁爲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
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
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
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
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
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
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案射人職賓射
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
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
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王
卒食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

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結衣爵弁者如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絲爲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

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一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旣輕舉首爲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衮冕章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案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

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襢衣其夫士則服褖衣以此言之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

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案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舃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王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

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
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
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諸侯卿大夫上以玄冠緇
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
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
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
士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
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
諸侯皆以三采爲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
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
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
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
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
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緑各依命數其皮弁韋
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
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案弁師

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藻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二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是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

注 不著至一命 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

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
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
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
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
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
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
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
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
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
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
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
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
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
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
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

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揔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 辨謂至辨之

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

任事然後爵之

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弃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 ○此云爵人於朝謂朌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册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 ○刑人於市與衆弃之者亦謂朌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

甸師氏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衆弃之以是之
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
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　屏之四方唯其
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弃去使嚮四方
量其罪之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
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
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自生自死也
注役賦至守積　正義曰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不干
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
餼也者解經亦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
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
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
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二三居謂
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
戮文案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云劓者

使守闕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人道絶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

注 小聘至來朝 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傳

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
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
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略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
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
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
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
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爲虞夏
法或以爲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爲解說其義非也
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
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偏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
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
歲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偏揔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
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

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案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

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爲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案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

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揔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曰視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案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

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間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愼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

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愼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捴號周禮指其别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駮與許愼同也

注五年至巡守　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過五年爲其大踈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

象歲星一周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覲諸侯覲見也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

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紬陟之事各依文解之　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曆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注

云岱宗東嶽　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
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注柴
祭天告至也　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
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
覲諸侯　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
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
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
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云
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
二者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
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
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
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
二者言之巳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

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
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
侯也今於覲禮末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
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
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
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旣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
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
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
主其職故司門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
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
此岱宗柴所用事别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
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
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
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

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注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爲盟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别也覲禮云爲宫即言加方明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宫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爲說其義非也　問百年者就見之　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

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

命市至好辟　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　命典至正之　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

注　同陰律也　正義曰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

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　山川至以爵　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　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　正義曰案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變禮至君討　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唯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注律法也　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　五月至用特　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旣言每歸似是嶽别一歸若嶽别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

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爲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云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説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從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注 假至至一牛 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干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大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

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邁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大平祥瑞揔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守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

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説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

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六